

SPARROW IS NOT BIRD

麻雀不是鸟

○ 许顺荣 著



桂冠文丛系列

大南文藝出版社

SPARROW
IS NOT BIRD

【麻雀不是鸟】

许顺荣 著

大众文艺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麻雀不是鸟 / 许顺荣著. — 北京: 大众文艺出版社, 2003.12

(桂雨文丛 / 王连生主编)

ISBN 7-80171-400-8

I. 麻… II. 许… III. ①中篇小说—作品集—中国—当代②短篇小说—作品集—中国—当代 IV. I247.7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03)第 106161 号

桂雨文丛(第四辑)

大众文艺出版社出版发行

(北京市东城区府学胡同甲 1 号 邮编: 100007)

涿州市海洋印刷厂印刷 新华书店经销

开本 850 × 1168 毫米 1/32 印张 98 字数 2120 千字 插页 20

2005 年 6 月第 1 版 2 次印刷

印数: 1-1000 册

ISBN 7-80171-400-8/I · 284

总定价: 298.00 元(共十册)

版权所有, 翻版必究。

大众文艺出版社发行部 电话: 84040746

北京市东城区府学胡同甲 1 号 邮编: 100007

得天独厚的美土

——《桂雨文丛》第四辑总序

雷 达

杭州文联主办的《桂雨文丛》已经出到了第四辑，杭州的朋友邀我为这辑丛书作序，我想我还是说说关于杭州和文学的一些想法。

我的少年时代，生活在黄沙弥漫的西部，那时我特别向往江南，我甚至吹嘘我到过那里。引领东南，结想成梦，我曾在梦中飘飞到了江南，来到杭州，落脚西子湖畔：我在清晨看苏堤春晓，我在细雨中听曲院风荷，我在落日斜晖中伫望雷峰夕照。那烟波画船，雨丝风片的景儿，真让人陶醉。后来有一天，我真的到了杭州，尽管那是文革的残酷岁月，我仍然激动万分。奇异的是，杭州婀娜多姿的风光竟和我的梦幻之境十分相像。

杭州，杭州，你可真是一片得天独厚的美土。

现在我来杭州，已不再仅仅是欣赏它的风光之美，我多半是带着一颗敬畏之心来的。因为，每每翻检现代思想史、现代

文学史,总会使我大感惊讶:近现代历史上那些对我们民族文化最具影响力的人,那些思想界和文学界的大匠巨擘,居然有一半左右出自杭州及周边地区,并遍及整个浙江!这一点都没有夸张。别的不谈,仅就文学而言,鲁迅、周作人、蔡元培均出自杭州附近的绍兴,茅盾出自桐乡,王国维、徐志摩出自海宁,郁达夫出自富阳,夏衍直接就是杭州人……如此之多的大家都出在浙江,个中玄机何在?它可给今天的文学以何种启悟?再想想我的家乡那个省份,面积大到浙江省的四倍,除了出过几个骑在马背上的枭雄,思想文化领域的人物寥若晨星,这又是什么?这些已是我久悬心中的问题。

到目前我也没看到这方面的权威解释。我虽是外地人,却也想就此谈些想法。依我看,杭州或大到浙江,文学大师之所以层出不穷,首先因为浙江地方在近现代颇得风气之先。宁波,定海,杭州湾,虽然列强很早伸进了黑手,却也无形中因此而开了门户,最先迎受了欧风美雨。杭州离上海也很近,东渡日本,远走欧美,大都从这里出发。我们知道,许多大师都有留学的经历,尚无中西文化的撞击和比较,他们是不会站到那样的时代高度的。再者,杭州地方,大到浙江,物产富饶,山明水秀,自然环境极为优越,这就为它的教育发达准备了物质条件,文风之盛乃人才成长的摇篮。还有,在我的印象里,杭州一带历史上比较平静,兵连祸结的时候不多,所以偏安之君都喜欢在这里筑巢,山外青山楼外楼,西湖歌舞几时休,是不是使得文学、艺术、哲学格外发达?看,我想了这么多理由,不知有没有几分道理?

我在此列举过去的辉煌,决不是为了证明今不如昔。我们知道,一时代有一时代的条件,一时代有一时代的文学,在今

天这个众声喧哗,多元共生的历史语境,非要某些历史情景重现,那无异于刻舟求剑。我认为,多年来杭州地区乃至整个浙江的文学其实是很精彩的,佳作连连,新人辈出,已出了多辑的《桂雨文丛》,就网罗了众多杭州地区的优秀作家的作品,这套丛书在培养、壮大杭州创作力量上的意义不言而喻。我在此提出历史,不为别的,只是为了杭州,为了增强我们的自豪和自信,为了与时俱进。我深信,如花似锦的杭州,充满瑰丽想象的杭州,站在经济前沿的杭州,会不断为我们的文坛奉献出大量好作品的。

2003年9月2日记于北京

(本文作者系著名评论家、中国作协创研部主任)

目 录

总 序	雷 达
麻雀不是鸟	1
三分春色	7
荷塘	13
像草儿相约老去	20
大声朗读	29
水妖	39
四十岁尿床的女人	52
某些人的故乡	65
存在已经走过	77
今晚有约	91
回避	106
现在或永远不	118

当代鸡们的爱情报告	132
基本称职的三个夜晚	144
谷粒飞溅在白米海洋	162
伟大理想	181
生活副本	196
水晶珠	223
后山	246
虎山村纪事	268
我的第一个爸爸	294

麻雀不是鸟

我的职业是捕麻雀。

捕麻雀也能当职业,你或许不信,那是你的事。现在的社会,还有什么不可以赚钱的?你有本事,黄泥也能当豆子卖钱。跟你说吧,那天下的麻雀,在我眼里就不是麻雀了,而是尚未捡到我腰包里的五毛钱硬币,一枚枚撒在天地间,就等着我去捡了。

这个职业,把我和麻雀紧密联系在一起。世上没有无缘无故的事。麻雀和我之间,肯定有个选择被选择的问题;如果我说,是麻雀选择了我,而不是我选择了麻雀,你一定不会相信。就是我自己,也常常傻里傻气去冥冥中找原因,我前世的老婆可能转世投胎做麻雀,而前世的我可能就死在她手上。

去年夏天,那是我读了三年高复班后最后一次高考。读书太痛苦了,尤其一年一年地“炒冷饭”。只有孔老二这样的傻×才把“温故而知新”当作一种生命的乐趣。不过,我那时自我感觉优秀,应该有扇大学的校门在九月为我敞开的。六月底,我

回家调整心态：七月四日，返校。我家门口一排水杉树，高大挺拔；这天清晨我走出家门，就看到两只麻雀在枝头调情，估计是一雌一雄。因为麻雀倒没有下流成人一样搞同性恋。雄麻雀用短波的叽叽复喳喳声勾引雌麻雀，同时很流氓地用身体一下一下擦她的身体。我心情很好，就停了脚步，饶有情趣地看着她们：我发觉天下的麻雀和天下的人不同，流氓兮兮的雄麻雀，就是拿冰心玉洁的雌麻雀没办法。果真，那只雌麻雀“啾”地飞走了。雄麻雀也“啾”地从我的头顶上掠过。

我之所以说雄麻雀是龌里龌龊的流氓，道理就在于它求欢不成，就出气在我的头上。我只感到头顶里一热，伸手一抹，手上满是麻雀的排泄物，热烘烘的，气味异常。在我们那里，鸟粪落在身上，是不祥的征兆。我破口大骂：麻雀你个狗娘养的，你是个什么东西！但麻雀早就飞远了。我只得回屋，先洗头，再返校。母亲给我洗了又洗，但怎么洗我都感到头上有股鸟味。因为这股鸟味，我的眼前老有麻雀晃来晃去，七八九三天也一样。母亲后来说，那天我又是鸟粪又走回头路，就知道我和前三次高考一样名落孙山。

公布高考分数后的一个深夜，你知道我出于何种心情，就跟日本佬放火似的，将书统统烧了，连一张白纸都不剩。我跟父亲到田里流汗，可年迈的父亲轻轻一锄头下去，能掘地三尺；而我使出浑身劲道，能掘到三寸已算往深刻里去了。那年夏天还没有结束，父亲就领我去拜见他的打鱼朋友，要我学打鱼。父亲不说一句话，但我清楚他心里在说，这孩子种地不行。于是我整天趴在蚱蜢船里，心比江水还寒。钱塘江面太辽阔了，我双手僵得撒不来鱼网，而且撒三回三回人与网一同落水。

于是，我又在家赋闲。那段时间我空虚到了极点，什么也

爱不起来，也恨不起来。人成了一具活动的尸体。我对自己说这样不行，你得找样东西来爱，或恨；我想得脑子生痛，终于找到了可以爱的东西，和可以恨的东西。

小翠和麻雀。

在那个本该背着书包上大学的秋天，我背起和我一样赋闲多时的鱼网，走向麻雀成群的原野。其实，恨不是一件坏事。恨让我获得了挣钱的职业。从捕麻雀那天起，我已经把麻雀作为终身的敌人，终身恨的对象，尽管天下的麻雀并不这么想。

也许你会问，我是怎么想到用鱼网捕麻雀的？其实这个容易，你抬起头，想象一下，天空不就是一片蔚蓝的大海，麻雀不就是大海里畅游的鱼群；捕麻雀跟捕鱼不就一回事吗？

你别看麻雀白天狡猾狡猾的，天一黑就是十足的傻瓜，一惊一吓就乱了方寸，拼了小命朝亮的地方振翅，以为那儿是自由的世界，谁知光明即陷阱。它不知人虽是动物，却是玩阴谋的动物，跟它们两样的。捕麻雀的方法可能有许多种，但九九归一，其精髓就是“请君入瓮”，让它们自投罗网。我们叫做“佯”。掌握了这一点，捕麻雀其实不难。

我在林子外布上天罗地网，然后用碗口粗的木棍击树，敲锣放鞭炮学鬼叫，把麻雀的世界搅得非常恐怖，然后用手电光把它们引到网上，将自己小脑袋嚓嚓嵌进网眼里，完了，我把网卸下来，就像晒箕上捡灰豆一样，把麻雀一只只捡进了用袖子罩口的鱼篓里。

第二天，我在镇农贸市场以五毛钱一只麻雀出售，卖了五十二元钱，我立马心算了一笔帐，每天五十元，每月三十天，月收入一千五百元。这不发大财了吗！我就疯似地在市场上大喊

“小翠小翠”。我这辈子就想一件事，把肉嘟嘟的小翠搂在怀里，可自从我名落孙山后，小翠连瘦精精的小手指都不让我碰一碰。

捕麻雀的人，就是一只孤独的麻雀，午后就驮着家伙出门，在人烟稀少的旷野上，孤独地飞来飞去，寻找着“猎场”。白天麻雀都出门去了，我看到的树或林子都是冷冷清清的，晚上是否有麻雀就难说了。这非常需要眼光，记得这年深秋，有棵大树突然跃入视野，但见它很积极地落光了叶子，高高瘦瘦的。我知道有戏，就守在那里。夕阳西下后，大树开始长“叶”了，天黑时“叶”就满树了，招人喜欢。我喜欢张网捕捉前，数一数树上的麻雀：五毛、一块、一块五、二块——麻雀不是鸟，就是一枚枚五毛钱的硬币吗。

五几年的麻雀不是鸟，九几年的麻雀就是鸟了吗！

这个陈校长，要他多管闲事多吃屁干什么？他见着我晾在屋前要补的鱼网，忽然联想到五几年灭麻雀那档子事，心里涌满了愧疚。其实他用不着愧疚，当年他对麻雀抽其筋剥其皮食其肉嚼其骨时，有些骨头嚼得不够碎，结果戳破了陈校长的胃，造成大出血，差点丧命。陈校长特意下了自行车，对正在翻晒干菜的我母亲说，大嫂，麻雀好歹也是鸟啊：你家墨人，真是作孽啊。

母亲谁的话都不听，包括父亲，就听陈校长的话。陈校长说得那么语重心长，母亲愣住了，刚抓在手里的菜干不自觉地七零八落下来。母亲从那天中午到第二天的早晨，一直背着陈校长的话：麻雀好歹也是鸟啊！就连做梦都在背，等我一回家，母亲就求我再也别去捕麻雀，它好歹也是鸟啊！我一听就明白

这不是母亲能说的话，母亲没那文化；我本来要去放钱的，然后搂住藏钱的枕头美美地睡上一觉，就像搂着小翠那样美。

从第一天把捕麻雀挣来的钱，装进绣花枕头时，我就不把钱当作钱看了，而是当作小翠身上小部分小部分来看待的。这是不把麻雀当麻雀看，当一枚枚硬币来看待的发展。现在枕头里的钱，已经有小翠的一条或一条半大腿了。我只要这样一想，就血气方刚、热血沸腾，就忍不住要去亲枕头，不，在我眼里早就是小翠的大腿了。再也没有比这件事让我感到幸福了，再也没有人能够阻止我捕麻雀了。

可这个世界上，任何人说的话我都可以不理睬，惟独就是母亲不能，母亲对我恩重如山哪。我七八岁时，放学回家书包一扔，还钻到母亲做刺绣的绷架下，钻进母亲宽大慈爱的怀里，咕咚咕咚地吃奶：吃得母亲的奶儿硕大而空洞，像两片南瓜叶儿贴在胸前。我停下脚步问，谁说的？母亲说你别管谁说的，你做哪样不好？偏偏要去捕麻雀，作孽啊！

我说，我就只会捕麻雀，妈，你干吗让我跟钱过不去？爸种地为几个钱，我捕麻雀也为几个钱。现在的社会，爹亲娘亲不如钱亲哪！再说小翠就爱披红着绿、戴金挂银的，没钱她能跟了我？再说麻雀又不是燕子，又不是喜鹊，就跟鸡和鹌鹑一样，天生就是给人吃的；要不那些老太太买去放生还有什么意义？就因为人吃，所以才叫放生。再说它把粪拉在我头上，害得我考不上大学：不是四害，也是第五害——我就是要把它从鸟儿飞翔的天空里捉走，捕得干干净净的。

母亲说，你别说再说的，听得我头晕。

我想头晕就好，我去睡了，困死我了。

过了一秋又一冬。

在一个阳光灿烂的日子里,我背上锄头跟父亲下地去了。我家门前的大树上,聚了许多麻雀,它们叽叽喳喳地欢语着,大胆的还下来在我的头顶上飞来飞去。它们讥讽我,嘲笑我,它们不怕我。我心里一酸。但父亲看的是我的欢颜,我反反复复吹着口哨:我的爱在哪里?我的爱在哪里?

捕了半年多麻雀,我已皮肤乌黑如酱鸭,力气倍增,完全像个种地人了。尤其父亲一锄头下去有多深,我一锄头下去比他还深三分时,父亲露出了甜美的笑容,就像千年铁树开了花。

我第一天下地,母亲问我不去捕麻雀了?我第二天下地,母亲又问我你真的不去了?我第三天下地,母亲还是不放心地问,这么说是真的啰,鱼网啊那些东西是都不见了。我不想说什么。但母亲就不一样了,她脚底发飘,一张老脸从早笑到晚也不怕颌酸;她逮谁就跟谁说,我家墨人现在不捕麻雀了,脱胎换骨做好人了,又懂事又孝顺。

那就随她说吧。我把那小半枕头的钱,统统换成拾元一张的,密密码码地铺在垫被底下,铺成一个真人的模样;我不说你们也知道她是谁,现在我就天天睡在她的身上。昨天陈校长碰见我,说我母亲见一次谢他一次,其实这都是他应该做的,教育人是做老师的天职,并鼓励我好好学习,天天向上。我懒得理人。是我自己讨厌了捕麻雀,不然,别说你陈校长,就是十个我妈都拉不转我。

说到我妈,今天她向隔壁的江大妈第三次夸奖我时,隔壁江大妈突然想起来什么,她说汪大嫂,你不是说你家墨人跟小翠好上了吗,那小翠是前村我娘村里的那个不会错吧,咋昨天又嫁了人呢!

三分春色

我小时候很害怕隔壁阿镐公家的菜园。因为我亲眼目睹过阿镐婆在菜园里过世的情景，也亲眼目睹已是鬼魂的阿镐婆躺在藤椅上，和阿镐公一起乘凉，还聊天呢。

我家的弄堂，就贴着菜园，一到晚上就令人想象力大增，尤其月色朦胧的夜晚：我每每走到弄堂口，汗毛就十万十万地竖起来，连忙紧闭双眼，嘴里啊啊地大叫，凭感觉风似地跑回家。我称之为“盲奔”。这菜园满是仙气、妖气和鬼气，飘啊飘，让你一个不留神，就飘进心里去了；你会突然觉得自己快完了，给黑夜里的什么吞没了。

然后，什么事情也没有发生。

人就像死过一回后重获新生，恐惧、刺激和好玩；而这种感觉仅仅因为，阿镐公家的菜园太美了，美得让人甘愿死在这里，做这园子里的孤魂野鬼。事实上菜园的主人之一阿镐婆就是如此。我现在想，在我儿时的潜意识里，就潜伏着这样的思想。

阿镐公原是三角街人,和我爷爷一起玩大的。我爷爷自从阿镐公阿镐婆搬回三角街住后,就把“阿镐出去前,还不是一个农民”挂在嘴边,成了他的口头禅。在我爷爷眼里,阿镐公终究是个农民;事实上,这偌大的菜园,就是我爷爷劝他置的。

我爷爷很乐意指导这位昔日的小伙伴,如何用木槿做篱笆,这是活墙,一年比一年高密,你想天下哪有这么好的篱笆;以及对菜园的具体规划,这几种几垄青菜小白菜,那几种几垄毛豆四季豆——门前再搭个南瓜丝瓜棚,这一年四季就不用买菜了。但阿镐公显然曲解了他老人家的意思,把篱笆墙剪得大半人高。我爷爷提醒他,高了,庄稼会遮阴的。阿镐公却笑道:高有高的好处。

我爷爷竟没有从这句话里,辨出苗头来。

这之后的很长一段时间里,阿镐公推着我家的羊头车,“吱扭扭——吱扭扭——”地在三角街里响进响出。车上差不多就是花花草草,盆盆罐罐;偶尔才见花草丛边有一小袋米,或者蔬果等生活用品。而随着我家羊头车的吱扭声声,阿镐公家的菜园终于初具规模了:芭蕉树,观音竹,栀子花白兰花,还有美人蕉、月季、“念佛珠”和七七八八我不识的花草——就连木槿脚跟边,也统统种上了麦冬。

好端端的菜园不种菜,却种这些吃不来用不来的东西。这在三角街绝无仅有。我爷爷瞧着阿镐公这样糟蹋地,心里就来气。这么大块地,你种什么不好呢?偏偏种些杂树乱草,好看又当不来饭吃;再不济你还可以种些桃树梨树吗。我爷爷只有一根直肠,见状就去骂阿镐公:你小子出去前,还不是个农民!阿镐公也犟,用一种我爷爷陌生的南腔北调回敬道:“我自己的地,爱种啥种啥。”呛得我爷爷哑口无言,只顾翻白眼。

我喜欢趴在篱笆墙上，看阿镐公侍弄他的花花和草草。他的瘦脖子挂一副眼镜，一根银链系住镜脚；他时不时地戴上放下，镜片和银链就闪动着四季的阳光。这时候的阿镐公，眼睛眯着，冲这花那草的端详来端详去，还眉头儿皱皱，要想上半天，突然提剪忽忽地剪一阵；但不晓得啥个道理，被阿镐公乱剪一通的花草，怎么看都觉得心里舒舒的。

阿镐公这棵树上掰走一张黄叶子，那棵树下拔掉一株狗尾巴草，信手拈来，随意得让你不能不觉得他身上有一股神圣的劲儿在流动。杂种草，被阿镐公随手掷出篱笆外，而那些花树上掰下来的黄叶，阿镐公放在菜园的一角，松垮垮地堆成一座小山。大概作柴火用吧。

整个菜园，就像那棵芭蕉树又宽又长的叶子，绿绿地弯出我们心里的美来。

难怪村小陈校长，这样有文化的人都说，三角街的三分春色都进了阿镐公的菜园。陈校长说这话的傍晚，我爷爷在弄堂口逮住我就问什么是“三分春色”。我回答不上来，气得我爷爷骂我读书读在狗身上，继而骂我爹，抛本钱让我读书，还不如抛本钱买只猪养养。

现在，我已经懂了三分春色，可是我爷爷早已化为尘土了。

我爷爷说花花草草好看当不来饭吃，可我常常看忘了时间。我看阿镐公摘下木槿的叶子，在竹篮里揉出碧绿碧绿稠稠的汁来，用它给阿镐婆洗头，也不怕丢男人的脸。我看阿镐公用乡下人没有的温柔的手势，给他的花花草草们拔草、除虫、浇水和盖芦席子。我看阿镐公和阿镐婆站在花前月下，阿镐公